

序

●摇 鲍勤摇

为了真理

《母亲》这部小说是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·高尔基最著名的作品。

高尔基于一八六八年出生在俄国一个贫苦的家庭，他幼年丧父，十一岁就为生活所迫在社会上奔波，当过装卸工、面包工，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“社会大学”的课堂。

他刻苦自学，写下很多不朽的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他热情歌颂了人民的丰功伟绩，揭露了资本家的丑恶嘴脸，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《母亲》这部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巴威尔、母亲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。

对真理的追求给了这些人们无尽的力量。正是为了真理，巴威尔才会孜孜不倦地

读书学习；正是为了真理，母亲才会奋不顾身地帮着散发传单；正是为了真理，霍霍尔才会舍弃自己的爱情而投身革命；正是为了真理，雷宾才会不顾农村条件的艰苦而坚持革命工作……

真理，仿佛是不灭的火焰，在这些人们的心中熊熊地燃烧。当革命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革命者被暗探跟踪、被警察逮捕的时候，当人们还没有完全觉悟而听从号召的时候，正是这样的火焰支持着他们，让他们坚持走着他们选定的道路！

这是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。

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。

当千千万万的人们跟从着这些青年，跟从着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步伐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从他们执著的目光中看到他们坚定的信仰：为了真理……

人物介绍



母亲(彼拉盖雅·尼洛夫娜)工人区普通的老妈妈,曾经饱受丈夫的欺凌,过着屈辱的生活。在儿子的影响下,她逐渐认识了真理,在不断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变得坚强而勇敢。在火车站上,尽管被暗探告发,被警察殴打,她仍然坚持散发着象征真理的传单,最终被捕。

巴威尔 母亲唯一的儿子,工人区普通的工人,由于受到一些人的影响,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他认真地读书,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活动,虽然多次被捕入狱,仍然坚强不屈。为了追求真理,为了唤醒所有沉睡的人们,他宁可舍弃自己的幸福。





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 一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。巴威尔入狱后,母亲一直住在他的家中。他积极地参与各种革命工作,和母亲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最终被捕。



霍霍尔(安德烈,安德留沙)和巴威尔一起工作的社会主义者,性格随和而开朗。他从不畏惧敌人的威胁,一直用近乎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表示嘲笑。他住在母亲家中,和巴威尔一起从事各种革命工作,最终一起被捕、审判和流放。



尼古拉·维索夫希诃夫 惯偷达尼拉的儿子,一个普通的工人,在革命工作中,他不断地积累经验,终于从一个卤莽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工作者。

莎馨卡(莎夏) 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,她积极帮助同志们越狱,帮助被流放的同志们逃走,在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她深爱着巴威尔,却因为革命事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。



雷宾(米哈依洛·伊凡诺维奇) 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,嫉恶如仇,毫不信任贵族和绅士,却十分愿意亲近农民。他深入农村,在那里开展工作,教育农民,让他们觉醒起来。即使在被捕的时候,他仍然不忘对农民宣传真理,在同志们的帮助下,他最后成功地逃出了监狱。

目录

钳工米哈依尔之死	员
渴望真理	源
城里的客人	怨
社会主义者的集会.....	苑
野蛮的搜查	圆
戈比事件	怨
长翅膀的传单	猿
母亲的学习	源
探望巴威尔	缘
进行着的生活	猿
五一节密谋	愿
依萨之死	远
农民的需要	苑
五一节的歌声	苑
不倒的旗帜	愿
奇怪的梦境	愿
索非亚的到来	怨
木焦油工场	员
草地夜会	员
平静的生活	员
逃亡者	员
死亡与永生	员

出 殓	员圆远
探 监 之 后	员圆源
乡 下 的 审 判	员圆愿
不翼而飞的箱子	员圆源
送传单的人.....	员圆象
越 狱 者	员圆远
最后的审判	员圆圆
飘散的传单	员圆圆

● 钳工米哈依尔之死

故事发生在工人区，这是一块沉闷的地方，终日笼罩在充满煤烟的空气中。

每天黎明的时候，工厂的汽笛开始吼叫，那些疲惫不堪的工人们就会从灰色的小房子里跑出来，沿着泥泞的小路，向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。

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工人们纷纷走出工厂，满身都是油烟，一天苦役般的劳动总算结束了，到家能吃上一顿晚饭，而且可以休息。

人们的一天就这样在工厂里消磨，也就这样向着自己的坟墓迈近了一步。但是，看到眼下还能休息和喝酒，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钳工米哈依尔·符拉索夫也过着这样的生活。

他是厂里最好的钳工，须发浓眉，脸色阴沉，眼睛细小，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不怀好意的冷笑。因为他对上司的态度很粗鲁，所以挣钱很少。

他喜欢打架，因此大家都不喜欢他，还有人想打他，但都没有打成。

只要见人向他袭来，符拉索夫就会拾起石头、木板或者铁块，然后又开两条腿，等待着对手。

“喂，给我滚开，畜生！”他闷声闷气地骂道。于是人们一边纷纷散开，一边胆怯地回骂几句。

“畜生！”他又朝着人们背后短促地骂道，然后挑衅似的昂着头，跟在人们后面喊：“喂，——谁想找死？”

谁也不想找死。

他平常很少讲话，“畜生”这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，他用这样的字眼称呼警察和工厂的上司，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。

“畜生，你看见没有——裤子破啦！”

在儿子巴威尔十四岁那年，符拉索夫有一次想要揪住他的头发痛打一顿。巴威尔抄起一把沉重的铁锤，简短干脆地说：

“够了！不许动手，我不再吃你这一套了……”

接着，他扬起了锤子。

父亲看了他一眼，背起了手，冷笑着说：“好啊……”

然后，他重重地叹口气，又补上一句：“嘿，你这个畜生……”

这事发生不久，他对妻子说：“不许再向我要钱，巴威尔这小子可以养活你了……”

“你要把钱全都拿去喝光吗？”她壮了壮胆，问道。

“你管不着，畜生！我要去搞女人呢……”

他并没有去搞女人，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，几乎有两年时间，他再也不管儿子的事，也不和儿子说话。

他是患疝气病死的。

死前四五天，他全身发黑，在床上乱滚，两眼紧闭，牙咬得“咯咯”直响。他有时对妻子说：

“拿耗子药来，把我毒死吧……”

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，并且说要动手术，当天就得送进医院。

“去他妈的，——我自己会死！……畜生！”米哈依尔声音沙哑地喊道。

医生走后，妻子含着眼泪劝他去动手术，他紧握拳头，威胁她说：

“我要是好了……你更倒霉！”

一天早上，正当汽笛呼唤人们上工的时候，他死了。

他躺在棺材里，张着嘴，却怒冲冲地皱着眉头。

给他送葬的，有他的妻子、儿子、狗、被工厂开除的小偷、老酒鬼达尼拉·维索夫希柯夫，还有工厂区的几个乞丐。

他的妻子低声哭了不大一会儿。巴威尔没有哭。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棺材，便停下来，划着十字，互相谈论着：

“那个人死了，彼拉盖雅可该松口气了……”

一些人纠正说：

“死的不是人，而是……一头牲口……”

棺材埋好后，人们都散了，只有那条狗不声不响地在坟旁嗅了很久。过了几天，不知是谁，把那条狗也打死了……

● 渴 望 真 理

父亲死去大约两个礼拜了。一个礼拜天，巴威尔·符拉索夫喝得大醉，他东倒西歪地回到家里。这是他第一次喝醉，烧酒使他浑身无力。

母亲一面爱抚着他，一面用悲伤的眼神看着他。她明白，除了小酒馆，人们再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。但她还是说：

“你——别再喝酒啦！你爸爸把你的那份早就替你喝光了。他把我折磨得够受……你也该可怜可怜你的妈妈了！”

巴威尔听到这些悲伤而温柔的话，想起父亲在世时，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地生活。为了不和父亲碰面，

他很少在家，也就与母亲疏远了。

现在他清醒过来，仔细端详着母亲。

母亲个子很高，有点驼背，脸上布满皱纹，右眉上方有一块很深的伤疤，眼睛里流露出愁苦不安的神情。她的头发又黑又密，其中夹杂着一些白发。整个人显得柔弱、忧郁和温顺……

泪珠顺着她的双颊慢慢地流了下来。

“不要哭！”儿子小声央求道，“给我点水喝吧！”

“我给你倒点冰水来……”

可是，当母亲转身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睡着了。她在儿子跟前低头站了一会儿，把水舀放在桌上，就默默地在圣像面前跪了下来……

这以后的日子里，符拉索夫家的生活比从前更加宁静平淡，却多少有些异样。

巴威尔干活很卖力，从不旷工，也没有被罚过款。他平时不爱说话，也很少参加聚会，休假的日子虽然也到别处去，但是回来的时候从不曾喝醉过。

母亲留神地观察他，他的变化使得他和厂里的年轻人不同，她感到高兴。但是，这些变化也让母亲感到一些忧虑。

他开始带书回家，悄悄地用心读，读完就藏起来。

他有时扫地，休假日里自己整理床铺，总想减轻

母亲的疲劳，对母亲的态度也越来越温和。这让母亲很高兴，但是却越来越不安。

就是在这种奇怪而沉默的生活中，两年时光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

有一次，吃过晚饭，巴威尔放下窗帘，在屋角坐下，把铁灯挂在墙上，开始读书。

母亲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身边。他抬起头，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母亲。

“没什么，巴沙，我是随便看看！”母亲不好意思地走了出去。

但是，她只在厨房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就又满心忧虑地走到儿子身边。

“我想问问你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你总在看些什么书？”

他把书合上。

“妈妈，你坐下……”

母亲笨手笨脚地坐到儿子身旁，挺直身子，全神贯注地准备听到什么重大的事情。

巴威尔并不看着母亲，他的脸色显得很严肃，他低声地讲了起来：

“我读的是禁书。因为这些书讲的是我们工人生活的真理，所以禁止我们读……这些书都是偷偷地印出来的，如果被他们查出来，我就得坐牢。他们叫我

坐牢是因为我想知道真理。明白了么？”

母亲突然感到呼吸困难，她睁大了眼睛看着儿子，觉得他好像变成了陌生人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，巴沙？”母亲问道。

他抬起头，看了看母亲，平静地回答：

“我渴望知道真理。”

他的声音很低，却很坚定，眼睛里闪烁着倔强的光芒。

母亲心里明白，她的儿子已经永远献身于一种秘密的、可怕的事业。她不知说什么才好，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。

“不要哭！”巴威尔温和地说，“想想看，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？父亲从前总是打你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没有地方发泄生活的痛苦！他那么卖力地替工厂干活，又得到了什么呢？”

母亲带着恐惧和渴望的心情听他说话，她看见，儿子的眼睛闪闪发光，美丽而且明亮。

这是巴威尔第一次讲出他所懂得的真理，因为有了知识，他感到格外自豪。他看着自己母亲愁苦的面孔，于是谈起母亲的生活。

“你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？”他问道，“过去的生
活有什么值得你回忆的吗？”

她听了这话，悲伤地摇头，心里涌起一股悲喜交

集的感情。这是她第一次听人这样谈到自己的生活，能够有这样一个理解自己的儿子，她觉得很骄傲，很温暖。

“你打算做什么呢？”她打断儿子的话，问道。

“先学习，然后再去教别人。我们工人应当了解——咱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苦。”

母亲为儿子能够这样深刻地了解生活的痛苦而感到骄傲，可是儿子还年轻，他能干些什么呢？

巴威尔看到母亲专注的神情，以为他已经让母亲了解了他所说的真理。他十分兴奋，不禁说出一些激昂的话，这让母亲感到惊恐。她轻声问道：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，巴沙？”

“真的！”他坚定地回答，“我见过这样的人！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！”

这些话在她心里引起了恐惧，她劝儿子早些休息。

巴威尔一面答应着，一面问母亲：“我说的，都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。”她叹口气，泪珠从眼睛里滚落，她抽咽着说，“你会把自己毁掉的！”

巴威尔拉过母亲的手，温和地说：“母亲，要是你疼我——就请你不要妨碍我！……”

母亲叹息着：“我什么也不会妨碍你！只是，你

要当心自己，你越来越瘦了……”

她用慈祥的目光打量着儿子，匆忙地低声说：

“上帝保佑你！你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，只求你一件事——可不要跟别人随便乱说！对人要多加提防！”

听母亲讲完，巴威尔含笑说道：

“人们很坏，那是真的。但是，当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真理——我觉得人们就变得好多了！……”

他微微一笑，又若有所思地低声说：

“这就是真理的力量！”

等他躺下了，母亲轻轻起来，走到他身边看他，眼睛里流出大滴大滴的浊泪。

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生活着，彼此好像离得很远，又似乎离得很近。

● 城里的客人

一个休假日，巴威尔临出门的时候对母亲说：

“礼拜六城里有客人来。”

母亲听了这话，突然感到十分害怕，竟然呜咽起来。

巴威尔俯身对着母亲的脸色，有些生气似的说：

“别害怕！我们就是毁在这害怕头上！那些家伙

就是钻了我们害怕的空子，才更加厉害地吓唬我们！”

母亲伤心地哭着说：

“别发火！叫我怎能不怕呢！我怕了一辈子了，满心都是害怕的事！”

他的口气软了一些，低声说：

“你得原谅我——不这样不行啊！”

礼拜六晚上，巴威尔从厂里回来，又要到别处去，临走时对母亲说：

“要是有人找我，就说我马上回来。你不用怕……”

母亲于是坐在凳子上，盯着门口等着。夜色很浓，她觉得好像有人在房子周围走动，有婉转的口哨声在寂静的空气里回荡，又突然消失。

过道里传来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母亲紧张地扬起眉毛，站了起来。

门打开了。一个戴着大皮帽子的脑袋伸进来，接着，一个很高的人弯着腰慢慢钻了进来。他挺直身子，大口地喘着气，用浑厚的声音说：

“晚安！”

母亲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巴威尔不在家？”这人摇摇晃晃地走进里屋来，走到椅子跟前坐下。他的脑袋圆乎乎的，头发很整齐，两颊刮得很干净，长长的胡子往下垂着。